



JOHN EDWIN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西万古典学术史

第 三 版

第一卷 下册

西元六世纪初期~中古末期

[英] 约翰·埃德温·桑兹 著

张治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方古典学术史

第 三 版

张 治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古典学术史.第1卷/ (英) 桑兹
(Sandys, J. E.) 著; 张治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10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ISBN 978-7-208-09391-1

I. 西… II. ①桑…②张… III. ①学术思想—思
想史—西方国家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21623号

责任编辑 马晓玲
装帧设计 丁威静



世纪文景

西方古典学术史 (第一卷, 上下册)

[英] 约翰·埃德温·桑兹 著

张治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毫米 1/16
印 张 45.75
插 页 4
字 数 692,000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391-1/K·1694
定 价 88.00元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JOHN EDWIN SANDYS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

目录

下册

第五编 拜占庭时期 373

第二十二章 西元529至1000年的拜占庭学术 375

第二十三章 西元1000至1359年及其后的拜占庭学术 394

第六编 西方中古时期 419

第二十四章 从大格雷高利（约540—604年）到

卜尼法斯（675—754年） 421

第二十五章 从阿尔昆（约735—804年）到

阿尔弗雷德（849—900年） 446

第二十六章 10世纪 473

第二十七章 11世纪 486

第二十八章 12世纪——经院学者与经典著作 493

第二十九章 12世纪（续） 505

第三十章 13世纪，新面目的亚里士多德 528

第三十一章 13世纪以降，从罗杰·培根（1214—1294年）

到但丁（1265—1321年） 553

第三十二章 拉丁经典的流传	577
---------------------	-----

图录说明	633
------------	-----

参考书目	638
------------	-----

译名对照表（人、地部分）	645
--------------------	-----

译名对照表（著作部分）	671
-------------------	-----

索引	698
----------	-----

希腊文索引	721
-------------	-----

译后记	722
-----------	-----

ἐστερήθημεν καὶ βιβλίων, καινὸν τοῦτο καὶ παράδοξον, καὶ νέα καθ' ἡμῶν ἐπινενοημένη τιμωρία.

【被抢掠的物品，尤其是书籍，如此新奇又出乎意料的惩罚，正如我所置身的栖息之地。】

佛提乌斯，《致巴兹尔大将军》*ad Imperatorem Basilium*,

《书札集》，218，瓦勒塔斯Valettas编订本。

μὴ θαυμάσης, εἰ φίλος Ἀθηναίων καὶ Πελοποννησίων καθέστηκα... δεῖ γὰρ τοὺς παῖδας ἀγαπᾶσθαι διὰ τοὺς πατέρας.

【无须惊讶于我对雅典和伯罗奔尼撒之民人的热爱……因为其祖先应是神宠爱的子女。】

普塞卢斯Psellus，《书信集》，20，萨塔斯Sathas编订本。

τί δὴ ποτε, ὦ ἀγράμματα, τὴν μοναστηριακὴν βιβλιοθήκην τῇ σῇ παρεξισάσεις ψυχῇ; καὶ ὅτι μὴ σὺ κατέχεις γράμματα, ἐκκενοῖς καὶ ἐλευσεταί τις μετὰ σέ, ἢ γράμματα μαθῶν, ἢ ἀλλὰ φιλογράμματος.

【噢，你这不学之人，究竟为何让心灵回避了修道的书籍？你不但拒斥学问，宁愿让所学的知识在你身上荒废，还要拒斥对学问的热爱。】

尤斯塔修斯，《论正确的修院生活》

De emendanda vita monastica, c. 128, 塔弗Tafel编订本。

Conspectus of Greek Literature, &c., 600—1000 A.D.

Emperors	Poets	Historians, Chroniclers	Rhetoricians	Scholars	Ecclesiastical Writers
600					
602 Phocas 610 Heraclius				610 Stephanus of Alexandria	630 Maximus Confessor 580—662
641 Heraclius, Constantinus, and Heracleo- nas	626 Sergius 629 Sophronius 610—41 Georgius Pisides	610—31 John of Antioch 610—40 Theophy- lact Simocattes 630 <i>Chronicon Paschale</i>		Jacob of Edessa fl. 651—719	<i>Barlaam and Josaphat</i> Anastasius Sinaites fl. 640—700
642 Constans II 668 Constantine IV					
685 Justinian II 695 Leontius 697 Tiberius III	Andreas of Crete c. 650—720				
700					
705 Justinian II (restored) 711 Philippicus 713 Anastasius II 715 Theodosius III <i>House of Leo</i> 717 Leo III	736 John of Damascus c. 699—c. 753 743 Cosmas of Jerusalem Stephen of St Sabas 725—794 Theodorus Studites 759—826				736 John of Damascus
741 Constantine V 775 Leo IV 780 Constantine VI 797 Eirene of Athens		Georgius Syncellus fl. 784—c. 810			
800					
802 Nicephorus I 811 Stauracius 811 Michael I 813 Leo V 820 Michael II 829 Theophilus 842 Michael III <i>Macedonian Dynasty</i> 867 Basil I 886 Leo VI	830 Josephus Studites d. 883	Nicephorus Patriarches d. 829 813 Theophanes Confessor d. 817 <i>Theophanes continuatus</i> 813—961 867 Georgius Monachus	Nicolaus, <i>Epistola</i> 852—925	Theognostus fl. 813—20 Michael Syncellus fl. 829—42 830—76 <i>Syriac and Arabic translations of Aristotle</i> 857 Photius c. 820—c. 891 863 Cometas 870 d. Alkendi 870 Ignatius 882 <i>Etymologi- cum parvum</i>	806 Nicephorus Patriarches d. 829 857 Photius c. 820—c. 891
900					
912—59 Constan- tine VII 920—44 Roma- nus I 959 Romanus II 963 Nicephorus II 969 John I, Zimisces 976 Basil II	917 Constantinus Cephalas, edi- tor of <i>Antho- logia Palatina</i> 961 Theodosius, Ἀλωύς Κρητῆς John Geometres fl. 963—986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 tus 905—959 963 Symeon Magister 992 Leo Diaconus c. 950—992	<i>Philopatris</i> 965 or 969	907 Arethas c. 860—932+ 950 d. Alfarabi 950—76 Suidas	Symeon Meta- phrastes, <i>Lives of Saints</i>
1000					

Continued from p. 346.

希腊文学史中的拜占庭时期，宽泛地讲，或可始于 330 年君士坦丁堡建立，终于 1453 年此城覆没。如此可分为 3 个阶段：1. 拜占庭早期，约 3 个世纪，自 330 年至 641 年赫拉克利乌斯帝 Heraclius 殒落；2. 2 个世纪的中期，对于君士坦丁堡的世俗学问而言，大约自 641 至 850 年这阶段是黑暗时期；3. 拜占庭晚期，长达 6 个世纪，自 850 至 1453 年^[1]。在学术史中，此第三阶段仅有 5 个世纪，始于 850 年拜占庭学术在佛提乌斯引导下的伟大复兴，终止于约 1350 年，此时距君士坦丁堡沦陷还有整整一个世纪，但学术的热情已经转移至西方，意大利北部的城市相继摄取到自东方来的第一道崭新的光芒。

在此学术史研究中，我们为便利起见，将以上所述早期的头 2 个世纪（330—529 年）视同于罗马时期的最后 2 个世纪，剩下的时间有 1 世纪余（529—641 年），则作为本编之开首。在此世纪中的记载历史者，有那个“政客兼士卒”，恺撒里亚的普洛柯比乌斯（盛于 527—562 年）。他是贝利萨留的秘书，将其征伐著录史册。普洛柯比乌斯尚奇，如希罗多德，善辩，如修昔底德；而信命运之力决定事件成败，这一点则与波里比乌斯无二^[2]。有“诗人与修辞学家”^[3]及古典学者，阿珈提雅斯（536—582 年），撰写了哥特战争的结束、波斯与科尔克斯 Colchos 战争（541—556 年）的始末，以及匈奴人入侵（558 年）等史事，以神意（τὸ θεῖον）为报应之发动者^[4]。有“卫国者”米南达 Menander Protector（582 年），

388

第一阶段
(529—641年)
历史家

[1] Krumbacher, 《拜占庭文学史》，第二版，1897, pp. 11 以下；以及《中古希腊文学》*Die griechische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见《当代文化》，1905, I viii 237—285。参看 Wilamowitz, 《论世界史分期》*Welt-perioden*, 哥廷根，1897。

[2] Bury 的《晚期罗马帝国》，ii 178。Haury 编订本（莱比锡），以及 Comparetti 编订本，1895—1898。参看 Felix Dahn, 《恺撒里亚的普洛柯比乌斯》*Procopius von Caesarea* (1865)，以及 Krumbacher, 《中古希腊文学》，263 以下。

[3] Gibbon, c. 43 (Bury 本, iv 420)。

[4] Bury, ii 254 以下。

他的史著是对阿伽提雅斯著作的模仿和延续。还有埃及人忒奥菲拉克图·塞摩卡塔 Theophylactus Simocattes, 他以绮丽之华辞描述了摩理斯 Maurice 帝在位时的历史, 文中多有借自希伯来圣书和希腊传奇故事中的隐喻。古物学研究则是“吕底亚人”约翰·劳伦提乌斯 Joannes Laurentius Lydus (约 490—570 年) 的擅场, 他师从普洛刻卢斯学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 著作《职官论》*On Offices*, 对罗马公益事业及其衰落原因做了番详尽的考察^[1]。诗歌领域里, 有位卡利马库斯和诺恩努斯的模仿者, 叫作“静穆司”保罗 Paulus Silentiarius (这位绅士司仪, 维持查士丁尼帝宫廷的宁静), 他写了近 100 首典雅的隽语诗, 俱收入《帕拉廷希腊文苑英华集》中^[2], 还作有著名的《圣索菲娅大教堂游览记》^[3], 其中他偶尔流露出对雅典人的蔑视, 并赞美关掉雅典哲学学校的君主, 自称对其诗作的品评不能靠“食豆的雅典佬, 而要交与上帝与皇帝都喜爱的虔敬宽厚之人”^[4]。庇息迪亚的乔治 George of Pisidia (Georgius Pisides), 除了为赫拉克利乌斯帝立下戎马功劳外, 还写过一首论创世的诗, 其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波弗利与普洛刻卢斯都不同。除了在一首诗中, 他模仿诺恩努斯的六音步体外, 他还一度曾使用短长格音步, 基本上严守诗法。但他打破了末尾长短格音步的定规, 且从不教重读落在诗行的最后一个音节上, 因而背离了古代诗人的准则^[5]。普塞卢斯是 11 世纪拜占庭文坛的翘楚, 尝以荣耀之身作长书, 答复“欧里庇得斯与庇息迪亚的乔治之诗作孰更出色”的问难^[6]。历史家阿伽提雅斯, 他在年少时着迷于英雄史诗, 且“爱好悦耳的精致韵格”, 遂能日后将此心绪浸染到他的散文体著作中。他也为《帕拉廷集》贡献了近百首隽语诗作^[7], 有首诗的序言^[8]采用了新喜剧体, 诗中还摘引了一段阿里斯托芬的《骑士》^[9]。他告语世人, “诗乃神圣物”, 且“(如柏拉图所言) 信众颠若狂”^[10]。此时期的圣歌诗人, 则有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626 年) 塞尔吉乌斯 Sergius, 和耶路撒冷的宗主教 (629 年) 索弗洛纽斯 Sophronius。

[1] 同上, ii 183 以下。

[2] 例如 v 266, 270, 301。

[3] Graefe 编订 (1822); Bekker 本 (1837); 德语译本, 有 Salzenberg 本 (1854)。

[4] Bury, ii 185 以下。

[5] 同上, ii 256 以下; Krumbacher, 《中古希腊文学》, 266 以下。

[6] 利奥·阿拉修斯 Leo Allatius, 《论乔治》*De Georgiis*, 重刊于 Fabricius, 《希腊群书集要》*Bibliotheca Graeca*, x 7 以下; Bouvy, 《诗韵与旋律》*Poètes et Mélodes* (1886), p. 169; Krumbacher, p. 710²。

[7] 如 v 237, 261; vi 76。

[8] iv 3。

[9] 55 以下。

[10] Bury, ii 186。

“豢猪人”乔治的生活年代，当莫早于6世纪之晚期。此人在拜占庭教育中，因在君士坦丁堡大学中讲授语法学而据有一席之地^[1]。他的重要著作以岁序排列，则是1.论诗律，2.“色雷斯人”第欧尼修讲义，3.忒奥多修讲义，4.正字法讲义，5.赫法斯提翁讲义，6.阿波罗尼乌斯和希洛狄安讲义。他的语法学知识得自上述各家，以及奥儒斯、塞尔吉乌斯、“勤奋者”约翰和喀刺刻斯等人，其中最后这三位与之同属于6世纪人。“豢猪人”乔治本人首度被引述，见于10世纪钞本《佛罗伦萨本语源学》*Etymologicum Florentinum*，系在佛提乌斯启发下编写的著作，所遵从的典据认可“豢猪人”乔治的观点，因而可知他的年代不会晚于750年^[2]。他讲解亚历山大里亚的忒奥多修制定的名词和动词规则，完整留存下了一篇冗长的文稿，有部分是录自口述（ἀπὸ φωνῆς）^[3]。相对而言，“豢猪人”乔治似对后世偏好研究源头大学者的拜占庭语法学家影响微乎其微，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君士坦丁·刺斯喀理斯（米兰，1476年）和贝鲁诺的乌尔班努斯 Urbanus（威尼斯，1497年）等人的教科书却严谨地遵从着他的著作^[4]。

390

7世纪初（610年），解说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有亚历山大里亚的斯第潘努斯 Stephanns，他注疏了《范畴篇》^[5]、《解释篇》、《论天》、《论灵魂》、《分析篇》、《辩谬篇》和《修辞学》^[6]。

斯第潘努斯

此时期的教会作家有阿纳斯塔修斯，系安条克的宗主教（559年，卒于599年），经院哲学的先驱，他反对查士丁尼帝提出的基督肉身不坏的观点。有“忏悔师”马克西穆 Maximus Confessor（580—662年），系赫拉克利乌斯帝的私人秘书，却也反对皇帝的一志论观点。世人还推想马克西穆是匿名著作《复活节期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的作者，此书是一部世界史摘要，自创世纪至西元630年，包含执政官表，后最早由昔郭纽斯 Sigonius 刊行于世（1556年），还有许多编年细目，经卡索邦首先告知斯卡利杰尔，并由后者收入于他编订的优西庇乌斯之《编

《复活节期
编年史》

[1] 他的忒奥多修的释义著作有个钞本，称他为 διάκονος【助祭】和 οἰκουμενικός διδάσκαλος【公众教师】。他也是大学的图书馆长，χαρτοφύλαξ【文献夹；书籍管理人】。参看 Hilgard，《希腊语法学家》，iv p. lxi 以下。Papadopoulos-Kerameus 将之置于750年以后（《拜占庭学刊》，viii 212 以下）。

[2] Reitzenstein，《希腊语源学史》，p. 190，注释4。

[3] Hilgard 编订，见《希腊语法学家》，iv 1（1889），101—417，及 iv 2（1894）前言及1—371。

[4] Krumbacher，§244²。

[5] Hayduck 编订（1885）。

[6] Rabe 编订，见《亚里士多德著作希腊文注疏集》*Commentaria in Aristotelem Graeca*，xxi 2。

玛拉拉

391

巴兰和
乔沙法

年史》(1606年)中^[1]。此书所依从的典据文献主要是塞克斯都·尤里乌斯·亚非利加努斯和优西庇乌斯之著作,以及执政官《岁纪》和约翰·玛拉拉 John Malalas 的编年史。最后一种,今天所见终结于 563 年,其作者是安条克人,要为当时的民众以日常生活的语言写一部编年史手册。抄稿之孤本存于饱蠹楼,作者之姓名被约翰·格雷高利 John Gregory (卒于 1646 年)确认,终由约翰·穆勒 John Mill 付梓刊行(1691 年),附录有一封著名的“致穆勒书”,向欧洲显示出本特利的批评才能和学识来。在此信中,勘订并解说了玛拉拉引述的希腊诗文,确定了短短长格的音律法则,并校正了一些名谓谬误,“最早的戏剧诗人” Themis、Minos 和 Auleas 当改作忒斯庇斯 Thespis、开俄斯的伊安 Ion of Chios 和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2]。玛拉拉把希罗多德看成是波里比乌斯的后辈,以西塞罗和萨鲁斯特为罗马之诗人^[3]。僧侣巴兰 Barlaam 与印度王子乔沙法 Josaphat 的传奇或许产生于 7 世纪上半叶,乃是中古最为著名且最广为人知的故事。西奈山修道院中发现过原本亡佚了的阿里斯泰德《申辩篇》Apology 之叙利亚文译本,显示出《巴兰与乔沙法》有 16 个印刷页的内容是直接抄袭自阿里斯泰德^[4]。

第二阶段
(641—850 年)

大马士革的
约翰

392

第二阶段两个世纪(641—850 年),由破坏圣像的列朝君主统御了 200 年,“以索利亚人”利奥 Leo the Isaurian,在 727 年发布反对偶像的法令,后来女皇爱莲娜 Eirene 在 802 年废除此令,而亚美尼亚人利奥在 816 年复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最终在 843 年被忒奥多拉 Theodora 皇后弃置一旁。反对“以索利亚人”利奥破坏圣像运动的主要人物,是叙利亚人,大马士革的约翰 John of Damascus (约 699—753 年)^[5],此人在萨拉逊人的朝廷中充任显赫官职,在大马士革发表了三篇著名的偶像崇拜辩护词。他的老师柯斯玛斯 Cosmas,是位通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意大利僧侣,曾遭到阿拉伯海盗的劫掠,可能是从卡拉布里亚滨海地区流落到了大马士革的奴隶市场。约翰还有一部赚得大名的著作,《学问渊源》Fons Scientiae (πηγή γνώσεως),是一部基督教神学的百科全书,开篇短短几章涉及亚

[1] Salmon 在《基督教传记辞典》, i 510; Graux, 《厄斯库列尔的希腊文献考论》Essai sur les origines du fonds grec de l'Escorial, 346 以下。

[2] Jebb 的《本特利》Bentley, pp. 12—16; G. T. Stokes 教授在《基督教传记辞典》, 相关词条; Krumbacher, §140²。

[3] Krumbacher, 《中古希腊文学》, 265。

[4] J. Armitage Robinson, 剑桥《文本与研究》Cambridge Texts and Studies, 1891; Krumbacher, §392²; Bury, ii 532—534。

[5] Krumbacher, §§16, 275²; 《中古希腊文学》, 268。

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并夹杂着波弗利的《引介》之摘要，对这两者的知识得益于拜占庭的利奥提乌斯 Leontius of Byzantium (485—约 542 年)。在其他文章里，约翰还提到某位论敌将亚里士多德视为“第十三位使徒”^[1]。他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体系运用于基督教神学，通过彼得·伦巴德 Peter Lombard 和托马斯·阿奎那，为西方世界之学人所熟知。他兼得“双重荣耀，乃是东方教会的末代第二位神父，又是其中最著名的诗人”^[2]。

耶路撒冷东南有圣萨巴斯 St Sabas 修道院，盘踞于岩岩峡谷上俯瞰死海，大马士革的约翰在此完成了那些赞美诗，其中至少有三首，以英语译文而在现代世界广为传诵：“那些永恒的亭舍”；“快来，尔等信众，让乐曲响起”；还有希腊教会的辉煌经典，“这是复活之日”^[3]。他的养兄，耶路撒冷的柯斯玛斯，是最富学识的希腊基督教诗人^[4]，而他的外甥，圣萨巴斯的斯提芬 Stephen (725—794 年)，被认为是赞美诗“君可困乏，君可倦怠？”的创作者^[5]。在这些诗人之前的，尚有安纳托利乌斯 Anatolius，他于 449—458 年间出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写有希腊岛民的夜间祷歌，“白日过去不复返”^[6]；罗曼努斯 Romanus，被称为“拜占庭时期最伟大的诗人”（盛于 527—565 年）^[7]，追慕他的人中有一位安德理亚斯 Andreas，乃是克里特岛的大主教（约 650—720 年），写过 250 节长的大型卡农 Canon，还写了一首以“教徒，尔可否领会彼等？”为开篇的颂歌^[8]。君士坦丁堡的斯笃第翁 Studion 修道院是西西里的约瑟夫 Joseph of Sicily（盛于 830 年）静修之所在，他创作了颂歌“噢，幸福的朝圣团”^[9]，斯笃第翁的忒奥多尔 (759—826 年) 也安居于此，他写的卡农比《审判日》*Dies Irae*【译按，13 世纪中叶由意大利修士柯拉诺的托马斯 Thomas of Celano 所创作】早 4 个世纪，一度是“教会最伟大的审判日颂诗”^[10]。

[1] 《驳雅各彼塔斯》*Contra Jacobitas*, c. 10。

[2] J. M. Neale 的《东方教会颂诗集》*Hymns of the Eastern Church*, p. 33 (1863 年版)。

[3] 同上, 38, 55, 57。

[4] 同上, 64—83。

[5] 同上, 84—6。

[6] 同上, 2—12。

[7] Krumbacher, §272², p. 663, 以及《希腊中古文学》, 259—262。P. Maas, 《拜占庭学刊》, xv (1906), 1 以下, 已证实罗曼努斯属于查士丁尼帝时人。

[8] Neale, pp. 17, 18。

[9] 同上, 122—152。

[10] 同上, p. 112。

其他赞美诗作家，还有历史家忒奥芬尼 Theophanes（卒年约在 817 年），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843—847 年）莫脱丢斯 Methodius，他曾召开宗教会议，在 843 年恢复了偶像崇拜^[1]。

在此第二阶段中，除却圣教诗人，散文体的著作家，不仅有上文业已述及的大马士革的约翰，还有“西奈山人”阿纳斯塔修斯 Anastasius Sinaites（盛于 640—700 年），他的主要作品是 Ὁδηγός【引路人】，或谓“真途指津”，开篇的诸多定义都取自亚里士多德；斯笃第翁的忒奥多尔，还写过一些神学论著，并有一部庞大的书信集，可据以了解 9 世纪时的社会生活^[2]。此人是著名书法家，以致致力于保存和传录更多的钞本而为世人所知^[3]。“亚美尼亚人”利奥在位时（813—820 年），语法学家忒奥诺斯图 Theognostus 编辑了一部正字法著作，有超过一千条规则，主要以希洛狄安论重读之巨作为雏型而成。在此书中，将拜占庭希腊语中的元音，与读如元音的双元音并置一处，ε 与 αι、υ 与 οι 俱是，元音被称为 ε ψιλόν【纯 ε】或 υ ψιλόν【纯 υ】，以甄别于复合之双元音^[4]。9 世纪前半期，“宗座秘书”米迦勒 Michael Syncellus（全盛于 829—842 年）著作了一部句法构造的通俗手册。此 50 年中的其他散文著述家，还有“宗座秘书”乔治 George Syncellus（约卒于 810 年），写过一部终止于戴里克先帝时代的编年史；忒奥芬尼（约卒于 817 年），将编年史续至他的时代，又被别人续至 901 年；宗主教尼柯弗儒斯 Nicephorus【译按，希腊文意为“带来胜利者”】（卒于 829 年），写了一部 602 至 769 年间的帝国简史，并与斯笃第翁的忒奥多尔一道成为“亚美尼亚人”利奥皇帝破坏偶像政策的主要反对派。此位君主的支持者中，有语法学家约翰，在 832 至 842 年间出任宗主教，他兼具高卓之文学造诣和渊博之科学知识，并因后者而遭无知者非议，诬称他研习巫术^[5]。但整体上说，偶像破坏时期的世俗学问是异常贫瘠困乏的。

虽则君士坦丁堡的世俗文学在这两个世纪遭遇了一个所谓的黑暗时期，但是希腊学识的光辉却在此时期传递到了东方的叙利亚和阿拉伯。5 世纪埃德萨的叙

[1] 同上，pp. 89, 119。上述颂诗的希腊文本，刊行于 Moorsom 的《古今圣歌集览要》*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Hymns Ancient and Modern*, pp. 79—91²。

[2] Migne, xcix。

[3] Krumbacher, §61, 6²; G. A. Schneider（明斯特），112 pp.; 及 A. Gardner, 《斯笃第翁的忒奥多尔》*Theodore of Studium* (1905)。

[4] Krumbacher, §245²; 参看上文第 90 页。

[5] Finlay, ii 117, 143, 207 以下。

利亚就已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在此世纪中期，普洛布斯即以叙利亚文注疏了《解释篇》、《前分析篇》和《辩谬篇》。埃德萨的学校因对聂斯脱利派表示同情，故而在 489 年被芝诺 Zeno 帝关闭，薪火所传，一至于尼西比^[1]，引起卡息奥多儒的注意，一至于军迪沙普尔 Gandisapora^[2]（在苏萨 Susa 和埃柯班塔纳 Ecbatana 之间），彼处遣派叙利亚学者分别去教授阿拉伯人哲学与医学。6 世纪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被赖塞纳的塞尔吉乌斯 Sergius of Resaina 译成叙利亚文^[3]；7 世纪中，《解释篇》、《范畴篇》和《分析篇》俱以此种文字刊布于世，并附埃德萨主教（盛于 651—719 年）雅各 Jacob 所作的亚里士多德《传记》。在阿拔斯朝廷 Abbāsidae 治下（自 750 至 1258 年，于 762 年立都巴格达）的阿拉伯人，藉由叙利亚为中介了解到希腊人的医学学科，哈伦·拉希德 Harun-al-Raschid 之子，哈里发买蒙 Al-Mamun 在位期间（813—833 年），欲征召拜占庭之数学家利奥一用，遭到忒奥菲尔卢斯 Theophilus 帝严词拒绝（约 830 年）^[4]，然此时期有许多哲学著作被叙利亚基督徒从希腊文译成叙利亚文，继而又转译为阿拉伯文。即在买蒙御宇之时，亚里士多德著作在伊本·伯特里格 Ibn al-Batrik（“宗主教之子”）引导下首度被译为阿拉伯文。聂斯脱利教徒，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 Honein Ibn Ishak，或被称作约翰尼修斯 Johannitus（卒于 876 年），他通晓叙利亚、阿拉伯文和希腊文，曾主持巴格达一所重要的翻译家学院，并（在译出柏拉图、希波克拉底和盖伦著作外）^[5]挂名发动其子嗣与门生，以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注疏集。10 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泰奥弗刺斯特、阿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忒米斯修、叙利安努斯、阿蒙尼乌斯等人的著作之新译本，俱产生自叙利亚的聂斯脱利教徒。东方世界里最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中，巴士拉的肯迪 Al-Kendi of Basra（卒年约在 870 年），注疏过亚里士多德的一部逻辑学著作；巴格达的法拉比 Al-Farabi【今人多译作“阿尔法拉比”】（卒于 950 年）在逻辑学上毫无保留地追从亚里士多德，并从气质上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学说；阿维森纳 Avicenna（980—

395

[1] καὶ Συρίας πέδον εἶδα καὶ ἄσπεα πάντα Νισιβὶν [τ'], ἢ Εὐφράτην διαβάς. 【全叙利亚皆知之名府，跨越幼发拉底河的尼西比】。此条铭文，见引于 Ramsay 的《弗里基之城市与主教辖区》*The Cities and Bishoprics of Phrygia*, ii 723。参看 Lightfoot 的《伊纳修斯》*Ignatius*, i 497。见上文第 264 页。有关学校西元 496 至 590 年间所立之塑像，参看 Nestle，在《教会史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 1897, 211—229。

[2] Gibbon 写作 Gondi Sapor，见 c. 42 (iv 361, Bury 本)。

[3] A. Baumstark, 《秉烛目耕集，叙利亚与希腊著作》*Lucubrationes Syro-Graecae*, 358—438。

[4] Cedrenus, p. 549; Gibbon, c. 52 (Bury 本 vi 34)。

[5] 同上, vi 29 注释。有关阿拉伯人涉及柏拉图《理想国》的著作，参看 Wenrich, 124。

1037 年)在伊斯法罕教书,他将医学知识与亚里士多德的解说结合在一起,分析《工具论》并注疏了《灵魂论》、《论天》及《物理学》和《形而上学》^[1];还有加惹尔 Al-Gazel【或作“阿尔加惹尔”】(1059—1111 年),他起初在巴格达执教,并(因宗教理由)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2]。因为西班牙被阿拉伯人在 8 世纪初征服,故而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译本,自东方传至西方的阿拉伯人辖区。12 世纪西班牙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与转自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之拉丁文译本,将留至西方中世纪的章节再作交待^[3]。

396

在被当作拜占庭时期之黑暗阶段的两个世纪伊始,“以索利安人”利奥帝抵制住了萨拉逊人意图倾覆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挣扎,巧妙地重组了帝国的军事防御和国家内部的行政机构,却对于学术事业毫无任何之贡献。他确实剥夺了位于宫墙与圣索菲娅之间的一所皇家学院的资金,并驱逐了“大众导师”Ecumenical Doctor 的领袖和协助他制定艺文与神学政令的 12 位饱学之士^[4]。据佐纳刺斯 Zonaras 和修道士乔治说,他甚至还焚毁了学院和庋藏了圣教与世俗典籍达 33,000 卷的图书馆,这一举动(考虑到建筑物的位置)竟如此轻率,故必不可信。然而可能只有各家神学院遭到了压制,因为我们知道博学的神学家们,诸如斯笃第翁的忒奥多尔和宗主教尼柯弗儒斯“受过语法、语言、科学和哲学领域中出色的世俗教育”^[5]。在此黑暗阶段的末期,“拜占庭人”利奥获得忒奥菲卢斯帝(829—842 年)的允准,成为公共教师;之后,恺撒·巴耳达斯 Caesar Bardas 为“酒鬼”米凯勒 Michael the Drunkard 帝摄政期间,偶像破坏运动被废止(通过米凯勒之皇母,忒奥多拉的影响),君士坦丁堡的大学也重新开张了(863 年)。857 年,宗主

第三阶段
(850—1350
年)

[1] 参看 Carra de Vaux (巴黎, 1900)。

[2] Ueberweg 的《哲学史纲要》*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第 8 版, ii§28 (英译本《哲学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 pp. 402—417), 并附征引之文献, 以及 Hübner, §35, Krumbacher, p. 1098² 以下, 尤见于 G. Flügel, 《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译者》*De Arabicis scriptorum Graecorum interpretibus* (1841), J. G. Wenrich, 《希腊著作在叙利亚、阿拉伯、亚美尼亚和波斯的转译和注疏》*De auctorum Graecorum versionibus et commentariis Syriacis Arabicis Armenicis Persicisque* (1842), A. Müller, 《阿拉伯世界所传播的希腊哲学》*Die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in arabischer Ueberlieferung*, 哈雷, 1873, J. Lippert 的《希腊—阿拉伯翻译文学领域之研究》*Studien auf dem Gebiet der griechisch-arabischen Übersetzungsliteratur* (1894), E. Sachau, 《东方的亚里士多德研究》*Zu den Aristoteles-Studien im Orient*, 见于《布特曼氏寿辰纪念专集》*γενεθλιακὸν zum Buttmannstage*, 1899, pp. 50—64, 以及 Steinschneider 在《图书馆学中央导报》*Centrablatt für Bibliothekswesen*, 1889, 51—81, 与 Virchow 的《病理分析学和生理学档案》*Archiv für pathologische Anatomie und Physiologie*, 124 (1891), 115—136。以及 A. Baumstark, 《5—8 世纪叙利亚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Aristoteles bei den Syrern vom v—viii Jahrhundert* (1900)。参看 Hauréau, 《经院哲学史》, 第 2 版, II i 15—29。有关埃德萨的忒奥菲卢斯的荷马翻译, 见《柏林语文学周刊》, 1910, 444 以下。

[3] 第三十章。

[4] Finlay, ii 44; Bury, ii 433 以下。

[5] Bury, ii 435, 519。